

北京消夏往事

肖复兴

二 闸

盛夏三伏天，老北京人找乐儿最好的去处之一，是东便门外的二闸。

二闸，又叫庆丰闸，在出东便门东三里处。大运河到通州后流进北京城，必经此地。当初从东便门的大通桥往东，一共修有五个闸，都是为了蓄水，以备进入北京城的河水变浅，妨碍船只运输。史料记载：“所谓二闸者，即二道水闸也。闸前有水搭浮桥，闸堤甚高，由上至下，成一十丈瀑布，河身深阔，河水清漪。”清诗更是很直白地形容为“五闸吃贮蓄水利，奔流直下跳圆珠”。

因有如此水景，二闸成为五闸中最出名者。清代北京风土掌故《天咫偶闻》中说：“二闸遂为游人荟萃之所，自五月初至七月望，青帘画舫，酒肆歌台，令人疑在秦淮河上……随人意午饭必于闸上，酒肆小饮既酣，或征歌板，或闻水嬉，豪者不难挥霍万钱。”足见那时候三伏天二闸周边的热闹景象。特别是此地的小孩子，水性极好，外号叫“水耗子”，可以站在瀑布高处，待游人将钱币乃至鼻烟壶、戒指扔入水中后，跳进去捞出，这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一个节目。

对清末民初的老北京人而言，想到消暑游乐，二闸与什刹海齐名。1927年，沈从文和胡也频曾一同游二闸，那时候，还有“水耗子”为他们表演跳水捞钱的游戏，而且还能看到以前十来丈长的运粮船，只不过改成了娱乐喝茶的场所。沈从文曾感慨，人们“把喝茶一类北方式的雅兴全部寄托到这运河最后一段的二闸”，具有“雅俗共赏的性质”。民国中期之后，什刹海渐成气候，又近在城内，沈从文所说的二闸的这种性质与意义，便差了很多，日渐萎缩。特别到了大通桥随蟠桃宫前后脚被拆，二闸彻底消亡。如今，在二闸处新修了一座庆丰公园，为人们提供一个老北京消夏的回忆，可徜徉流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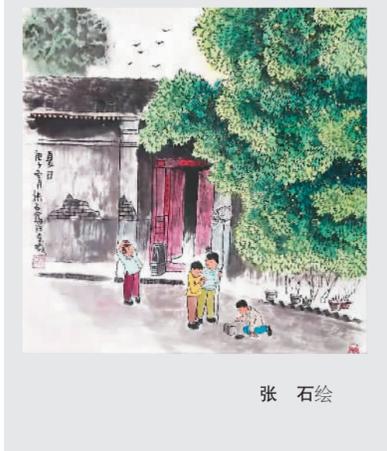
酸梅汤

酸梅汤，是北京人夏日必需的饮品。以前老北京街头到处有卖，小贩敲着冰盏，吆喝着：“酸梅汤，真叫凉，闹一碗您尝尝！”他不说买一碗，而说“闹”一碗，这是老北京话，充满浓郁的地域风味。

老北京卖酸梅汤，以信远斋和九龙斋最出名。民国时，作家徐霞村说，“北平的酸梅汤以琉璃厂信远斋所售的最好。”那时候，有街头唱词唱：“都门好，瓮洞九龙斋，冰镇凉汤香味满，醍醐灌顶暑气开，两腋冷风催。”说的就是这两家。信远斋在琉璃厂，九龙斋在前门的瓮城，民国时瓮城拆除后，搬到肉市胡同北口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到上世纪80年代，信远斋一直在琉璃厂。梅兰芳、马连良等好多京戏名角，都爱到那里喝这一口。店里一口青花瓷大缸，酸梅汤冰镇其中，现舀现卖，每碗上面，必要浮一层薄如绵纸一样的冰。还没喝，看着就清凉透心。后来有一阵子，店名改了，酸梅汤还在卖，兼卖一种梅花状的酸梅糕，颜色发黄，用水一冲，就是酸梅汤。我去北大荒插队后，回北京探亲，特意到信远斋买这玩意儿，带回北大荒，用水冲成酸梅汤，以解思乡之渴。

读金云臻先生《忆琐忆》，才知道九龙斋和信远斋的酸梅汤各有各的讲究。九龙斋的，色淡味清，颜色淡黄，清醇淡远；信远斋的，色深味浓，浓得如琥珀，香味醇厚。



张石绘

那时候，九龙斋和信远斋这样的老店，做出的酸梅汤之所以被北京人认可，首先其冲是原料选择极苛刻，乌梅只要广东东莞的，桂花只要杭州张长丰、张长裕这两家种植的，冰糖只要御膳房的……除此之外，制作工艺也非同寻常。曾看《燕京岁时记》和《春明采风志》，记载大同小异，都是：“以酸梅合冰糖煮之，调以玫瑰、木樨、冰水，其凉振齿。”看来，关键在“煮”和“调”的火候和手艺，于细微之处见功夫。

门 帘

对于住在平房里的百姓来说，立夏这一日，就开始换窗纱，搭天棚了。清竹枝词有道：“绿槐荫院柳阴凉，官宅民宅约略同，尽揭疏桐棚冷布，更围高屋搭凉棚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搭凉棚”，便是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“天棚鱼缸石榴树”老三样中的“天棚”。这里所说的“棚冷布”，就是要在自家的窗户前安上新的帘布。

在没有空调的年代，凉棚和帘子是度过炎夏夏天的必需品。不过，能搭得起凉棚的，得是有钱人家。清同治年间《都门杂咏》有诗专门写道：“深深画阁晓钟传，午院榴花红欲燃，搭得天棚如此阔，不知债负几多钱。”说的便是钱少的人家搭这样的凉棚是要负债的。对于一般人家，帘子比凉棚实惠，即使再贫寒，为了透风防蚊虫，

寻找诗和远方，这里就是我诗意生活的小小版图。与院门相对的是一方菜畦，我将二十四节气的农耕文化搬进小院，在四种颜色制作的小木牌上写下节气名和物候，钉在菜畦上方的白壁上。看到它们，就看到了节气时令，与那方菜畦中的作物上下呼应，相得益彰。

菜畦面积不大，但在合理规划下，也种了不少蔬菜。最先种下的是韭菜，因为韭菜自生和繁殖能力强，一次种下，年年生，只要有根在，就会一直发新苗。又因为它营养丰富，成了我餐桌上的美味。韭菜旁边栽的是辣椒，可供我整个夏天和秋天食用。因为栽的是大苗，没多久就开花了，很快便结出了小辣椒，挂满辣椒树。身为陕西人，和四川人一样都喜欢吃辣椒，无辣不欢。辣椒地旁又栽下三棵茄子，它们长成一排，像三兄弟。这是煎茄子饼、烧茄子、做茄子馅用的。如果将茄子糊上五味面粉，煎成茄子饼，茄子的糯软鲜香，加上油煎的五味面香，甭提多好吃，丝毫不亚于鸡鸭鱼肉。当然，在这块菜畦中，青菜与白菜是少不了的，它们是餐桌主角之一，供给我们一日三餐不可少的维生素。因此，菜畦中的小青菜和小白菜一年四季都没有间断过。

在二十四节气牌下面，我又从东向西依次种下黄瓜、豆角和苦瓜，它们顺着装饰墙的木篱笆优雅地生长着，长出长长的蔓，缠绕在木篱笆上。古色古香的木条，映着那绿意腾腾的藤蔓，愈发显出生命的蓬勃。黄瓜和苦瓜都是一边生长一边开花的果蔬，因此，瓜架上总有明媚的小花，它们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藤蔓上，透着生命的明艳。一朵花孕育一个瓜，春华秋实，在这里有最好的体现。明亮的花儿一萎缩，小瓜便从蒂间生出，常常是在一夜之间。

无事的时候，沏一杯菊花茶，拿上一本书，坐在篱笆旁，仿佛能听到满院花开的声音、植物们悄然生长的声音。它们从一棵苗逐渐长大，开

窗帘和门帘也是要准备的，哪怕只用便宜的冷布糊的和秫秸编的。不管什么样的帘子，各家门前必有。

这样的传统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那时候，不少人家不再用秫秸了，改用塑料线绳和玻璃珠子穿成珠串，编成帘子，还有用印着电影明星或风光照片的旧挂历，捻成一小截一小截，就像炮仗里的小鞭差不多大小，用线穿起来。明星易容，风景变体，挂历的彩色变成了印象派的斑驳点彩，很是流行了一阵。

当然，这是只有住四合院或大杂院才有的风景，人们搬进楼房里，这样的帘子渐渐被淘汰在历史的记忆里了。记得当年在天坛东门南边新建的一片简易楼里，我还曾经见过有人家挂这样的帘子，风摆悠悠的样子，多少有点儿老北京的旧日风情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条件提高，早已不需要这样的物件，时代的变化，帘子成为注脚之一。

花格纸窗

以前，大多数人家用的是花格纸窗，夏天到来时，即使不能像富裕人家似的换成竹帘或湘帘，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儿稀疏的薄薄的纱布，好让凉风透进屋里。

老北京的花格窗，清代夏仁虎在《旧京琐记》里曾给予特别的赞美：“京城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，以研究数百年，因地因时，皆有格局也……夏日，窗以绿色冷布糊之，内施以卷窗，昼卷而夜垂，以通空气。”

他说得没错，一般的窗户都会有内外两层，只是，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，和他所说略有不同，窗户外面的一层，糊窗户纸，里面的一层，则糊冷布。我们管这种冷布叫“豆包儿布”，土白色，很便宜。绿色冷布有，得是条件稍微好点的人家，较少见，卷窗则更少见。

外面的一层窗是可以打开的，往上一拉，有一个挂钩，挂在窗户旁边的一个铁钩子上，旁边还有一个支架，一撑窗子就支了起来。如果夏夜窗外正好有树荫，有明亮的月光，晚风习习中，绿叶枝条的影子，摇曳映衬在窗户纸上和冷布上，变幻着好多奇怪的图案，很有一种在宣纸上画水墨写意的感觉，是玻璃窗上绝对看不到的景象。

曾读到诗人邵燕祥先生的一则短文，题目叫《纸窗》。他说的是1951年的事，郑振铎的办公室在北海团城上的一排平房，他在那里拜访，看到写字台临着一扇纸窗，郑振铎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，它不阻隔光线。事后，邵燕祥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写道：“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，上面罩着雪白的纸，鲜亮的阳光透过纸，变得柔和温煦，几乎可掬了。”将纸窗的美和好处，以及人的心情乃至梦连在一起，写得那样温馨。

对于北京的纸窗，邵燕祥还写他自己的另一番感受，“也许明清以后的人才用纸糊窗，也才领略此中的情趣。月明三五照着花影婆娑，这是温馨的；若是霜天冷月，把因风摇晃的枯枝的影子描在窗纸上，可就显得凄厉了。”他说得真好，夏天纸窗，好处明显；冬天，薄薄的纸窗，是难敌朔风扑打的。

纸窗是过去时代的产物，已随着人们生活居住条件的变迁渐渐被淘汰了。不过，北京人过去消夏祛暑的法子，也不是都被淘汰掉了，酸梅汤现在依然是北京人夏日心头之爱。时过境迁，避暑有了新的妙招，但始终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。

出第一朵花，结出第一个果，满株芬芳，满庭生香。这时，我不禁感慨，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满足的呢？看，那棵北瓜，生出长长的藤蔓和饱满的叶片，翠绿的蔓已经长到院中间来了，我将它捋了捋，它便沿着茶室的墙壁一路长过去。青蔓装饰了青砖白壁的墙，也装饰了我酷爱香香的青绿色的梦。

我在院中篱笆修花，栽竹培荷，它们与我一起迎接朝阳和落日，一起共饮晨露和霜雪。与它们的朝夕相处中，我蜕去浮躁和虚荣，心境变得平和。

此时，那盆碗莲长得正是蒨蒨，已经生出长长的茎，不久，就会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。



《菜园子》

隐 彰绘

在浙江省金华市，如果说奔腾的婺江是金华人的“母亲河”，绵延数十公里的金华山便是金华人的“父亲山”。父爱如山，金华山就这样守护着八婺大地，哺育着它的子子孙孙。

金华山是一个溶洞的世界，这里有“千尺横梁压水低，轻舸仰卧人回溪”的双龙洞，有“一泓寒玉天上来，几度浮花到世间”的冰壶洞，有“千寻通地脉，一线偷天门”的朝真洞。

很多人了解金华，是从小学课本里叶圣陶的《记金华的双龙洞》开始的。在双龙洞口抬头望，山相当高，突兀森郁，很有气势。洞口像桥洞似的，很宽。走进去，仿佛到了个会堂，周围是石壁，头上是高高的石顶，在那里聚集千八百人开个会，一定不觉得拥挤。泉水靠着洞口的右边往外流。这是外洞。

在外洞找泉水的来路，原来，是从左边石壁下方的孔隙流出。虽说是孔隙，可也容得下一只小船进出。怎样的小船呢？两个人并排仰卧，刚合适，再没法容下第三个人。船两头都系着绳子，管理处的工人先进内洞，在里边拉绳子，船就进去，在外洞的工人拉另一头的绳子，船就出来。我怀着好奇心独自仰卧在小船里，后头脑到肩背，到腰腿、脚跟，感觉没有一处不贴着船底了，心想这下空间大了吧。刚说了一声“行了”，船就慢慢移动，眼前一下昏暗，可还是能感觉到左右和上方的山石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。我担心，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儿，准会撞破额角，擦伤鼻子。大约行了近10米的水程，就登陆了，这就到了内洞。

内洞一团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工人提着灯，也只能照见小小的一块地方，余外全是昏暗，不知周遭有多么宽广。工人高高举起灯，逐一指点洞内景物。首当其冲的是蜿蜒在洞顶的“双龙”，一条“黄龙”，一条“青龙”。我顺着他的指点看，有点儿像。其次是些钟乳石和石笋，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大都依据形状想象成神仙、动物以及宫室、器物，名目有40多种。这些钟乳石和石笋形状变化多端，再加上颜色各异，即使不比作什么，也很值得观赏。

那天，我也像叶圣陶先生一样，仰卧在小船上游览双龙洞，再徒步从双龙洞走到冰壶洞。拾级而上，不出几步，已是气喘吁吁，两

◎零时差

那年的小火箭

郑立行（美国）

近来我看到一则激动人心的新闻，嫦娥六号在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，这是人类探月迈出的全新一步。中国探月工程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，同时又将我的思绪牵回5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。

那时，一些国家的人造卫星已经在太空中遨游。仰望星空，我在期盼，有一天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能够与它们并驾齐驱。直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发射成功，我们激动不已，也想造出一枚小小火箭，把内心的航天梦托举到空中。

记得当时我在天津一中上学，学校组织了不少课外活动小组，例如写作、数学、科研等小组。我喜欢读课外书，尽量参加各种课外小组，扩展知识面。父母对我培养兴趣爱好很支持，还给我零花钱，用于课外活动的开销。后来开了化学课，第一堂课，老师就给我们演示了一个化学反应：在向混合液体加入最后一滴溶液后，立即冒出火光，同学们都惊叫起来。从此以后，我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一则新闻，“某省一所中学开展课外科研活动，成功研制小火箭升空。”我的心马上收缩起来，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。第二天，我向化学老师提出自制小火箭的想法，马上得到老师的支持。于是，我与班上其他三位同学一起成立了“化学课外小组”，课题就是研制小火箭。

其实化学老师也没有配制火箭燃料的经验，他让我们回去看看相关书籍，再动手试验。我搜集了好多本讲解火箭原理的书，包括钱学森的《星际航行概论》。不管懂不懂就往上看，反正读前几页的导论总能有收获。书中讲到火箭推进燃料有两种：液体和固体。我们当然做了液体的，只能试一试固体燃料。不过固体燃料燃烧速度快，和爆炸差不多。老师一再嘱咐我们注

金华山溶洞

古兰月

腿直打战，所幸沿途景色旖旎，冲淡了些许疲惫。

前一秒还是夏的蓊郁，下一秒就被黑色的深邃紧紧扣住心弦，终于来到了冰壶洞。洞口很小，有些神秘，沿着石壁凿出的石阶摸索前行，我的心是悬着的，有些恐惧。但越是害怕，越想一探究竟。消除一切杂念，顺着潺潺水声走去，水声越来越大，整个洞内充斥着轰鸣声，人们彼此鼓励着，每走一步都在探索。

突然，眼前出现一丝光亮，快步走上去，一挂瀑布从石隙中喷射而出，因瀑布顶端岩石突出，高约十丈的瀑布完全悬空，十分壮观。置身岩洞中，瀑布飞溅出的细小水珠打湿了我的脸颊，冰冰凉凉的，沁人心脾。

继续前行，瀑布转移到我们的头顶。抬头望瀑是需要勇气的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只见千万支水箭铺天盖地向我射来，快到眼前时又变成了无数的星光。原来，是白色钟乳石的反光成就了万点星光！

星光下，我煞有介事地吟诵起来：“洞门仰如张吻。先投杖垂炬而下，滚滚不见其底。乃攀隙倚空人。忽闻水声轰轰，秉炬而下，则洞之中央，一瀑从空中下坠，冰花玉屑，从黑暗处耀成浩影。水穴石中，莫稔所去。乃依炬四穷，其深陷逾朝真，而屈曲少逸。”这是徐霞客描写冰壶洞的句子。和几百年前的古人看到同样的景致，我不禁想到张若虚的名句——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

意安全，他说第一节化学课给我们演示烈焰迸发，就是要告诫同学们做化学实验绝不可掉以轻心，必须有老师和实验员的指导，还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的规定。

第一枚小火箭的机身是用草板纸里三层外三层粘好的，又细又长，尾部还粘了四个尾翼，站起来比通常的“二踢脚”长一倍。乍一看还真像一个等待倒计时的火箭。引信从火箭底部的喷射小孔深入箭体内部。我们选择周日在学校操场试飞。我是科研组组长，跑得又快，当然由我点火。我战战兢兢地用火柴点燃引信后，一溜烟地往回跑。可还没跑到树后边，就听轰的一声闷响，火箭被炸得粉碎。大家分析了一下原因，觉得可能是喷射孔太小，火药燃烧太快，从而导致起飞失败。

之后我们又不断试验，改良小火箭燃料的配方比例，让燃料燃烧不那么猛烈，并适当加大喷射小孔的直径。我们还用白铁皮焊制更加坚固的火箭箭体。有一次试验很有意思，点火之后小火箭不是朝正上方飞，而是向斜上方乱窜，然后掉头，像无头苍蝇往回转了两圈，才落地。当时只听得“嗖嗖”的排气声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。事后我们才从烟迹看出小火箭的航向有问题，原因可能是喷射小孔有些歪斜。

问题不断产生，我们就一一解决，有时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，却又忙得不亦乐乎。最后一次试飞终于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，小火箭垂直升空了大约50多米，同学和老师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

中学的学习生活过去50多年了，教过我的老师和校长都已相继离世。我怀念他们，感谢他们，是他们让我在少年时代有机会在航天梦里挪了小小的一步，却在勇于探索未知、独立解决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。

满庭香

徐祯霞

晨起，推开院门，一点明丽的橘红色映入眼帘。哦，月季打苞了，我的心里不禁一阵欣喜。虽然才只露出一个小小的花苞，但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明媚的花朵。再看其他的花枝，也有了星星点点的尚未显色的花苞。

这是一盆双色月季，春天的时候朋友送的。送时，正开着满株的花朵，煞是喜人，花头攒动，摇曳生香。颜色一种橘黄，犹如中秋时丹桂的赤黄，一种梨花白，黄白色中透着淡淡的绿意。我将这盆花放在后院门口，每天一推开门就能看到。

我爱花受母亲影响，童年院中的满庭芬芳，是记忆中美好的怀想。因此，不管在哪里生活，养花都成了我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，那些不同种类、不同颜色的花草，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情趣和雅意。

我写作时待的这方小小庭院，让我在工作之余，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。赏花赏草，种菜修畦，我将小院弄成心中喜欢的样子。不用到外面去